

知往鉴今

紫阳的风华日月

□ 韩星海

从高处向低处俯瞰，清凌凌的任河与汉江交汇的河岸边，一块块绿油油的山坡上，耸立着无数座陈旧古老的民宅，高低不等，错落有致，相互连通，并无妨碍。从李家隔墙可以看到张家的炕头，开大门就可径直走向王家，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街道，展示着这古城的人世沧桑。

这是我20多年前来到秦巴山中紫阳县城后第一印象。有人说，紫阳县城与重庆市是姊妹城。我是紫阳的老常客，可以真诚地告诉大家，她比重庆还妩媚。你来紫阳旅游观光，随时随地不喝当地的茶叶是不行的，这就让你心情不悦，且人情味就淡了。接下来不到小城的石板街道溜达一圈，就等于没有来过紫阳，或者说就没有看懂紫阳风土人情的深沉美。我每次来到紫阳，清晨和黄昏都会来此自由自在的徜徉，照当地人的话说：这人怪怪的，他每次来这里闲转看啥呢？

说实话，我是为了再看紫阳茶乡的巨大变化而来的！而今的紫阳，山清水秀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，脱贫致富取得成效，中国硒茶之乡不虚传。但是，我老是爱追寻古城的记忆，在以文化人的朴素情怀里，打捞起这里即将消逝的而往不能重生的珍珠碎片，就想珍藏起对著名茶乡一种最醇厚的诗情画意来。

己亥年夏日的一个凌晨，浓雾还笼罩着山城，我便从东城门楼下的石板路向下走去。“吱呀”一声，半道上一店铺的木板门随即大开，天空中的晨曦就照射了进去，把房上的灰色砖瓦照得更加清幽。房檐下的街坊木版上，有一行遗留下来的朱红色毛主席语录，清晰可见，默不作声地向人讲述着已逝的蹉跎岁月……开杂货店的老板娘自豪说：“这古木结构的老房子，也有近百年了……”我瞅看了半天信了。再沿石板路向下走，突然眼前一亮，这座水泥小洋楼的门旁，悬挂着一招牌——“丰源茶馆”，老陕清茶的清香，顿在这条深深的小巷子头飘散起来。沿石板路而上，再转了一圈，又是一茶店的招牌——“万香茶馆”，虽然我未能在这两处茶馆去品茶论道，但昔日言传的唐代贡茶，今日驰名商标紫阳茶，其发展轨迹可见一斑。

绕道而行，就在这弯道最深处的一隅，隐藏着两个文化人必去的单位，县文化旅游局与文化馆，上下相联对望，别小看这两个“清水衙门”，藏在深巷有远客，常是文化名人交流聚会的地方。紫阳县乡土名人、作家张宜强曾告诉我：著名作家贾平凹两次来紫阳，题字写文给他们进行文学讲座都在这里头，其散文代表作《紫阳杂记》就是在此完成的……这又是多好的一方文脉宝地啊！

在一片茂林修竹的掩映中，轻轻走进文化旅游局的小门，院内音乐绕梁，民歌四起：“郎在对门哎，唱山歌哎；姐在房中哎，织袋罗喂”“人不唱歌不新鲜，山歌不唱不开怀……”吼的响亮着的一帮子业余民歌手，为参加全省文艺调演比赛，正在紧张地排练着节目，这把民歌之乡的真情实感全都抒发出来。怪不得电影《郎在对门唱山歌》“一炮打响”，真实反映出了紫阳风土人情，让外地人十分向往。

我悄悄环视四周，抬头一看，墙壁上悬挂着的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奖牌，一个是紫阳民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；另一个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，都是国务院公布和文化部授予的，可以说含金量是沉甸甸的，对于紫阳肯定是名副其实！

紫阳县城里小，可谓寸土寸金，每处都旺发着财富和生命的色彩。譬如居民们在房前屋后，点瓜种豆，见缝插绿就成为一大风景。石板房和小洋楼的屋顶上，花团锦簇，本来就在山涧的河堤上，并不缺少这些人造的花草，但他们还是注重移花接木，注重环境美化，显得十分的恬静而舒畅。当外地人独自散步，一种宜人的景色就会让你流连忘返。冷不防在青石板上，迎面走来一少妇，轻盈的体态，抬头挺胸，步子轻缓，更显自信大方，倩影在流动中远去，让人过目难忘，任河、汉江水一样的柔情就会漫过你的心头。紫阳山城的大街小巷，就像浪漫诗人戴望舒笔下的风花雪月……

常有人问我：你到紫阳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说：紫阳风情要七分看，三分想，还要加上再回味。到了黄昏时分，我又转到了任河江边的轮渡码头，是在一处新修的休闲观光平台上，看到了这番生活化图景——

三五成群的女人们，大多婀娜多姿，或打太阳伞，或戴太阳帽和墨镜，摩登时尚的与大都市里头的模特没有什么两样。乌黑的头发，有的也有意染成黄棕色，高挽或飘逸，赤臂露背，吊带裙子包裹着颤抖的前胸，超短裤下亮出了修长的玉腿，她们在纵情狂舞，极显悠闲和前卫化风姿。这些极爱表现的女人们，已不满足把自己身子美让大丈夫一人来欣赏或赞同，而就是要展示给大多数人的，且要让自己心花怒放。这开放的举动，倒让异地的客人，大饱眼福，忘记了时间，不由得多想起来；这紫阳县，好像是尽养女人不养男人！阴柔之美几乎无处不在，又有人说这是茶喝出的来，能让青山绿水绽放出奇葩。这一方水土的灵气哟，确像是清明前后的茶嫩芽，十分的富贵和娇媚，给人一种“戏作小诗君勿笑，从来佳茗似佳人”的浪漫与风雅。

紫阳留给人的不光是这些，喜爱言情小说的都市里头的少男少女，每年放了暑假，他们相约结伴，背上画板，携带彩笔，或拿着照相机，慕名而来，放飞思绪，寻访到这条石板街上，乐不思归。画摄山城晨光，任河波荡，把紫阳的小桥、流水、茶园、人家的美景全都融合一起，随后彰显放大，悬挂于都市的客厅或照相馆的橱窗中，在展示自己成果的同时，也为紫阳作了免费的“活广告”，不时还要向亲朋好友炫耀说：陕南有个紫阳县，秦巴山中是明珠，那里是中国最美的茶乡！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这挡住的诱惑，立即变成了行动。到了翌日 上午，又有一大批游客乘火车、坐大巴或开着私家车赶往紫阳，山城的石板路上，山坡的茶园里，人头在攒动，赞叹声不断，那山、那水、那人以及这小城里头的故事，真的说不完啊！

争鸣

美丽的姑娘不愁嫁

□ 东十车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所以，漂亮的姑娘总是有很多男子去主动追求，也就不愁嫁不出去了。文艺创作者用自己的集思维、智慧、心力于一体而创作出来的作品，相当于用自己的心血培育的孩子，当融入自己的思想浇灌出来的鲜花，犹如一朵出水芙蓉挺立在自己的精神家园，创作者回过头来细细打量自己的作品，总感觉咋看咋美丽，咋看咋漂亮，总认为自己的作品就是世间最美丽的姑娘，正应了那句俗语，文章是自己的好，婆娘是别人的好。大部分作者往往沉醉于自我良好的陶醉中，安康的文艺创作者也逃脱不了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，部分作者在各种场合，各种平台上自以为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。

无论是一首诗、一篇散文、一部小说，还是一幅画作、一幅书法作品、一首歌词、一个小品，只要是文艺作品，作品出炉了，就一定要交给社会的每一个读者、鉴赏者来评判。文学作品通过报纸、刊物等纸质媒介发表走向读者视野，书画作品主要通过展览、报刊发表进入欣赏者的眼帘，舞台作品，通过音乐与心灵产生共鸣。文艺作品顺利走向各种媒介，就需要有评判者、选择者来选择哪些作品走向大众视野，这样的传播形式就诞生了编辑、评委，他们的评判标准和喜好就决定了谁的作品能发表，谁的作品将会石沉大海。

安康的部分作者能正确对待编辑对自己的作品的选择，也能比较客观的审视自己的作品，不少作品也能发表在一些有影响的大报大刊上，获得比较好的反响。但是，也有不偏执的所谓大佬们，认为编辑缺乏眼光，遗漏了自己的“传世之作”，造成“遗珠之憾”，怨天尤人，认为编辑对自己不公平，从来没有去认真思考自己的作品的不足，为何编辑没有发表你的大作，作为一位编辑谁都不会拒绝一部好作品，都想把真正的好作品推荐给读者。有些作者为了追求发表，把功夫下在如何与编辑搞好关系上，企图通过走后门让自己

的作品在宝贵的版面上露面，还有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在大报大刊发不了，就退而求其次，热衷于在各种公众号发作品。然而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大部分以其他途径发出来的作品不是错别字满篇，语法不通，就是文意平淡，庸常无奇，没有传播的价值，使读者没有再看一眼的欲望，被读者瞬间遗忘，甚至在心里喃喃自语一句，文字垃圾，不过如此。

笔者每创作一篇作品，总会在大脑中酝酿许久，从不轻易出炉，写出来的作品大部分都能见诸于各种文学刊物，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大刊上发过几次头条，投稿均是走公布的自然来稿邮箱。作品发表后，有朋友问我，你这作品是编辑约稿吧，潜台词是你认识编辑，和编辑关系好，只到我拿出自然投稿的记录，才消除疑问，平心而论，有些文学刊物编辑都是刊发我的作品之后主动与我联系的，我也从来没有给编辑私下投过稿，有部分作者往往认为，只要在大会上发过作品就是走关系的结果，不错，中国是个讲人情世故的国度，但是，作为文学刊物编辑，要考考虑生存，要考考虑影响力，不可能全部刊发人情稿，如果一个刊物只发人情稿，那也离消亡不远了。

有些作者的作品为何上不了大报刊，究其原因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质量不高，千人一面，常规写法，没有新意，看前面的句子就会猜的出后面要写什么，结尾如何，几十年都在走别人走过的路，大时时候是重复他人，或者重复自己，几十年都是一个模样，充当自己的创作复印机。那么，如何让你的作品挤上有限的版面，途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努力提高自己作品的品质，认真创作，对自己的作品细心打磨，精雕细琢，不先要赋予作品漂亮外衣，还要充实自己的内涵，提升作品的文字间的文字张力，使作品成为内外兼修的美丽姑娘，这样才能有许多“美男子”来追逐你，这样的姑娘又怎愁嫁不出去？

文史春秋

血与火：柞沟苏维埃政权缅怀

□ 方琛

1934年12月，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南，创建了以商洛地区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。1935年1月8日，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。歼敌保安队一部，救出70多名抵抗苛捐杂费的群众，发布了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》，号召穷人团结起来，组织自己的政府，“创建穷人的世界”“建立穷人自己的武装——抗捐军”；捉拿反动首领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发展生产。1月中旬，红二十五军手枪便衣队、工作队分别在镇安西南靠近安康县北部边界的西口、西沟河一带，活捉土豪劣绅，组织抗捐军。

1935年，春荒严重，许多人家没有吃的，穷苦人家饿死人很常见，地方政府的捐税、地主的徭租却有增无减。穷苦人家被逼的卖儿卖女，甚至有将刚娶进门的媳妇都卖掉，多数只有外出讨饭才有可能活命。此时，在红二十五军的号召下，同红军有联系的汉滨北山贫苦农民石长利、石长森、石长能、吴太浩等，在叶坪大部分地区组织抗捐军，开展“五抗”（抗捐、抗租、抗粮、抗丁、抗债）。尤以石长森、罗先松、刘成安组织的血篱寨、猫儿寨、太平寨三路抗捐军有名。他们以长矛、大刀、土枪为武器，农忙回家种地，农闲上山练兵，很快发展到千余人。

这期间，红二十五军以游击方式经常在北山广大地区活动，他们沿途写标语，打土豪，救济贫苦农民，召开群众大会，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，动员群众参加红军，发动群众抗捐抗税，建立地方政

往事并不如烟

手机的面世，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变化和益处。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第一大通信乃至娱乐工具，用手指轻轻一摁就可以轻松达到古时“天涯若比邻”的状态。而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，又让整个互联网尽收掌中。因此，现在手机已成为每一个人须臾不可离身的必备工具。

手机的方便已不仅仅是通讯与购物，它还会给人们提供和拓展了更方便快捷的阅读与娱乐空间。除了阅读文字、观赏打赏、快手和西瓜等视频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。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“低头一族”“醉心玩手机”的人。

现在的人越来越离不开手机，正所谓“机在手，天下我有”。所以“低头族”越来越多，无论站着、坐着、躺着，几乎都是看手机。这成了现代人们业余生活与爱好的主流，也成了单一的生活方式。别看很多人生活自由，生活丰富多彩，玩乐的形式多样，其实人们的精神注意力，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手机上。上班一族的，退休人员的，唱歌跳舞的，休闲的，甚至走路的，开车的，过了几分钟就会看看手机。这种手机依赖症已成为了一种“现代病”，一种状若百年前吮吸鸦片状态，这种病发病迅猛，传染率高，普遍严重，且无特效药可治愈。如同鸦片烟会上瘾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“手机病”并不比新冠病毒之类病毒轻松，也更不比外国的“德尔塔”病毒传染性差。它损伤的

我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间砖木结构的小屋里。窗外，北风呼啸。

学校老师们在放学后都回到了各自在学校附近的家里。他们大多都是民办老师或者代理老师，工资极低，所以学生们放学后，他们还得回到自己的承包地里，靠侍弄庄稼获取一些收入添补家用。

这座处于高梁之上的学校，傲然独立，视野辽阔。可此刻，它正处于凛冽的西北风猛烈撕扯之下，简易的木制门窗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；此刻，四野无人，天地昏暗，寒冷中的校园静得出奇。此刻，我努力地想要辨别发出一些声音，却又害怕真的听到了什么，想象中的恐惧如影随形；我不敢离开小屋半步，在白炽灯光的鼓励下，我坐直了身体，闭眼冥想，却又感觉到无数寒冷的射线穿透我的身体。

第二天，我把旧报纸裁成条条从里面贴在门窗的缝隙处，我仔细检查，小心张贴，哪里有缝隙哪里。窗户是对开门样式，门也要经常开关，贴上纸条就不能打开，这难不倒我。我在门窗开关的一侧贴纸，并让纸条伸出去一点，盖住缝隙，一层又一层，房屋已密不透风，而门窗还能开关自如。终于大功告成，我关上门窗，向四周张望——嘿，俨然一座碉堡嘛！

取暖兼做饭用的蜂窝煤炉，是不能长时间放屋里了。除了一日三餐在屋里做饭后，除了偶尔在屋里烤火取暖外，炉子得一直放在外面。时令已经是隆冬，庄稼都已颗粒归仓，天色又暗得早，所以经常晚上的民办教师便选择住校。这下好了，校园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，我也不会因为长夜漫漫，自己一个人独守几十间空屋而恐惧到噩梦连连。可是，放在屋外的蜂窝煤炉子却又让我睡不踏实。常常地，一个晚上过去，不是燃烧的蜂窝煤被取走换掉，就是炉门被卸掉，让我在第二天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面对学校厨师的嫌弃的目光，在他的嘟嘟囔囔声中，小心翼翼地往土炭炉子上重新燃烧新煤。

其实我根本不想自己开火做饭。无奈学校请来的这位大厨，做饭时狠命地放辣椒，还振振有词地说是学校那个姓罗的教师爱吃辣椒——让我每次吃饭时都要花费好半天的时间才能将它们一一挑出。后来，大厨干脆把干辣椒剁成末，让

权和抗捐军等，在群众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

不久，红军从镇安转战安康，正式命名北山抗捐军为“中国工农红军陕南抗捐军”，并授红旗一面。1935年5月（农历四月），柞沟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。由石希亭任主席，刘成安任副主席（负责军事）。苏维埃成立后，红军经常帮助他们出布告，写标语，广泛发动群众。刘成安、石长利等还率抗捐军，深入到鹁子沟缴获大地主张广印家的火药、子弹，以及柞沟口大地主胡元发家的粮食、紫荆谢家大院财主的粮食、肥猪等。他们把收缴的粮食一部分送往镇安支援红军，一部分给灾民，一部分留抗捐军自用。柞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活动，极大地威胁到当地地主劣绅的利益，他们不甘自己霸占的财产被新政权收缴，联合到安康国民党反动政府告状，说当地“刁民”通共通匪，聚众闹事造反。同年10月（阴历九月），国民党安康地方当局派保安大队附王杰三、恒口保安队王普三带一百余人枪，进山“围剿”。时值农忙，抗捐军都在家种地。各路抗捐军闻讯后主动上血篱寨抗敌，同时派人秘密潜往镇安与红军联系。由于红二十五军主力已北上，红七十四师又刚刚成立，部队很分散，联络人员未能联系上。加之抗捐军缺乏作战经验，枪支又很少，他们拼死抵抗4个多小时，保安队终于炸毁了寨门，烧毁了抗捐军的营地，抗捐战士被迫四散。保安队追至西鸡村曾家湾，捕杀了乡苏维埃主席石希亭等，并将石希亭、石长利、石长森、石长能的头颅悬挂在中原街桥头的麻柳

现代人的“手机病”

□ 王朝和

是人的宝贵时间、眼睛、思维和阅历，甚至身体与生命。

君不见，抖音视频这些东西其实很低俗，大多是男女调笑之事，多看无益。因为看手机而发生不安全事故，导致的意外事故，或许已经仅次于癌症死亡人数。现代人的“手机病”的危害，已上升到心脑血管病的前列，成为现代人“致命的杀手”，这是现代智能科技带来的副产品。愚以为短期内无法根治，国家也没有办法管控。这种病症一直发展蔓延下去，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结果，谁也无法预料的。

目前，手机病带来的后果和后遗症是严重的：情感冷漠，自从有了手机，夫妻之间交流少了，同事聚会，在一起时也是各玩手机。很多家长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也在玩手机。家里成员坐在一起，也是各看各的手机，家庭缺少有质量的陪伴和情感的沟通与交流。应了那句话：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就是我在你身边，而你却在玩手机”。

心智残疾，频繁看手机，会造成大脑思维的断层和缺失。这样的情况使很多人缺少了深度思考和深度的工作能力，成为没有专注力，没有创造力的跟随者。毁了一代孩子的大脑，现在的下一代在学习上，很多都非常依赖手机。加減乘除的简单运算都要使用手机，严重破坏了孩子的计算力和思考能力。孩子的想象力在手机中丢失，抑或消失殆尽，直接阻碍或摧残一代儿童智

我没办法再“挑肥拣瘦”。于是，我彻底从学校大伙食分离出来，另起炉灶。

大厨瘦高个子，一张灰白苍老的瘦脸总是阴着，只有在见到校长时才露出笑容，让人可以看见一点血色。我发现，不光这位厨子，学校那位姓罗的老师也不喜欢我。只要人多的地方，只要罗老师也在，于是，那因打牌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一边斜着看向我，一边用手指指点点，一边嘴里说着什么；有时候说着说着可能脾气上来，直接招手让我过去，瞪大通红的眼睛盯紧我，指出我不应该那样那样做，应该这样这样做。声音铿锵有力，脚下地动山摇。我的眼前一时唾沫星星横飞，雨雾弥漫一片。

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。学校建在高梁之上，十几个老师的吃水成了

等待

□ 石昌林

大问题，每天需要厨师起早下到坡底沟里的水井里去挑。来回五六里的山路，一下一上，厨师一挑就是一早上。我到学校没有多久，校长就找我谈了好几次话：洗脸水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用，能把毛巾打湿擦脸就行；洗脚水也不要乱倒，要集中起来倒在厕所里，回头还用它浇地种菜呢。校长每次批评，我总是频频点头，连声说好，可关键时刻又忘得一干二净。每次把水打在脸盆里了，才想起来要节约用水。这招来了厨师的极大不满，愤愤然逢人便说我浪费，说他挑水如何如何的不容易。有老师看不惯了，说他道：人家家里用的是自来水（那时用的农村极少有自来水的，十里八村就我们一家）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是爱干净的时候，你就体谅一下吧。其实，我也很体谅厨师的劳动，可每次自己觉得洗脸水已经打得很少了，却还是不能如厨师的意。

因为年轻气盛，因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还因为什么，记不起来了。总之，拿着中学教师资格证的我被分配到这所荒凉的小学教书，确实让我追悔莫及——后悔自己不该当面和主管

树上示众3天。又将罗先松、黄老么、杨有德等同时杀害于黄家老屋场，刘成安等在镇安被敌逮捕。由于敌众我寡，力量悬殊，汉滨北山抗捐军、柞沟乡苏维埃政权，被敌人扼杀在血泊之中。

柞沟苏维埃政权被残酷镇压，仅仅是革命低潮时期一个血腥案例。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后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迅速逆转。陕西绥靖公署集结20多个团的兵力，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施划区“清剿”，企图消灭苏区革命武装，摧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。同时一些土豪劣绅也纷纷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攻倒算，叫嚣要把共产党、红军和造反的农民斩尽杀绝。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，更加坚定了劳苦群众只有跟着共产党，跟着红军干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革命意志，加快了敌人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。

柞沟苏维埃政权是土地革命时期最早建立的农民政权，在汉滨革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。2001年，中原镇被定为革命老区，2004年镇政府收集大量柞沟苏维埃政权文献及图片资料，在联合村原柞沟苏维埃政权遗址（财神庙）建成1000平方米的革命纪念馆，向广大群众及游客宣传讲解革命故事。

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。今天的柞沟老街还依稀遗留着当年斗争的斑驳痕迹，革命文物为古老的财神庙注入不朽的红色灵魂，高耸入云的血篱寨俯瞰着这方热土的历史变迁，诉说着80多年前那血与火的峥嵘岁月……

力的发展，毁了孩子的现在与未来。

如今，人们睁开眼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手机，上班路上刷手机，吃饭、闲逛和上厕所都无一例外地玩手机。每隔一会儿就要在朋友圈里爬楼梯，担心错过了所谓重要的信息，其实是无谓的垃圾信息。要是哪天不小心把手机落在家里，感觉就像少了什么似的，一整天都坐立不安，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有的患上了“幻听症”，不管在哪，经常会感觉自己的手机在响，但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来电或短信。

时下，手机在缩短人们沟通距离时，人们心理距离也增加了。人们常常对手机里发生的事津津乐道，却对身边的事漠不关心。这样的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，已成为这个社会的常态。新闻上也经常报道落水者拼命挣扎，岸上人却忙着拍照，发微信以博网友点赞。这种对生命的漠视，成了这个社会的病态。

有人说，手机干掉了电脑，干掉了照相机，干掉了手表，干掉了收音机，干掉了钱包……手机还干废了好多人的眼睛，干掉了人们的健康，干掉了学生的思维。未来还会干掉什么？有可能还会干掉下一代，毁掉祖国的未来下一代。

因此，我们现代人应该明白，我们是人，而手机是我们使用的工具，是让我们生活变得更方便美好。如果本末倒置，就会被手机所控制、所捆绑、所奴役，就会成为这个社会病态的一员。

教育的领导辩解争吵。

我每周从家里带几个白萝卜和红萝卜，再带些包谷糝和米，或者挂面。早餐冲两个土鸡蛋；中午在炉子上煮红薯稀饭或者蒸一碗米饭，红薯和鸡蛋在农民家里买，有时候大米面条也在农民家里买，把白萝卜和红萝卜切丝儿或者切片儿，混合在一起炒一碟萝卜丝或者萝卜片，有时候也有白菜豆腐，农民做好豆腐后会挑到学校来卖；晚餐就着剩菜下面条。日子漫长而重复，时光静止到不动。我所有的努力仿佛就是为了这一日三餐。

我知道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这里只有同事，没有朋友，没有思想上的共鸣。除了给学生上课，除了早晚饭后在山路上行行走走半个小时，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待在小屋，房门紧闭，与世隔绝。备课、读书，练字，静坐，我能做的仿佛只有这些——在孤独中静默，在静默中等待，在等待中积累，在积累中破茧。

清晨，我站在学校门前的高岭之上，目光越过莽莽群山，一轮红日喷薄而出，朝霞穿透晨雾，大地五彩斑斓，世界温暖而宁静。山坡上，一簇簇红艳艳的救命粮，挂着露珠，闪着金光；小路上，一个个红扑扑的小脸庞，蹦蹦跳跳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校园，不一会儿工夫，琅琅书声从校园向着四周传播开来。

这琅琅书声啊，这安抚人心灵的声音，这充满着希望的声音，这遮盖住了人间一切蒙昧、嫉妒和自我封闭的声音，是那么纯净，那么温暖，只给人以向上的力量。这声音一路欢笑着，播撒着阳光，传递着智慧，向着极远极远的目标奔跑过去，把孤独、寂寞和彷徨统统抛在了身后。我手捧课本，微笑着款款走进教室。

